



孫華的故事

蕭軍

綠華的故事

董軍

甘肅人民出版社

绿叶的故事

萧 军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插页6 印张3.25 字数6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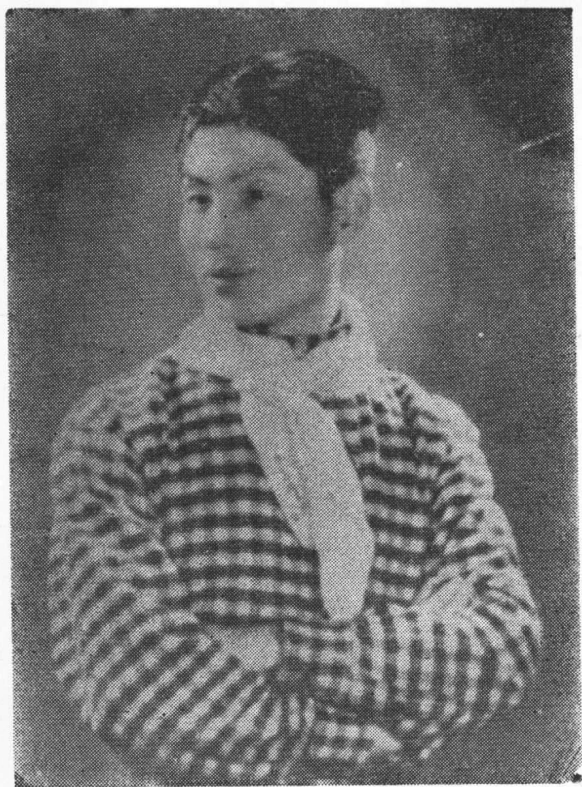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80

书号：10096·300 定价：0.49元

出版说明

《绿叶的故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表在著名作家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版。现经作者重新校订由我社出版，以飨读者。



萧 军（一九三五年春）



萧军与萧红（一九三四年春于哈尔滨）

序

一

两个集子全弄好了：——《江上》和《绿叶的故事》。——本想就这样交出去算了，不再添加什么，可是又好象有点不甘心。而写又想不出写什么。在心窝里总象有谁给注满了铅，沉重，呆板！也许是为了今天天气太暖了的缘故。

我是在北满洲生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我爱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那涛沫似的牛羊群，更是那些慍悍而爽直的人民……虽然那雪和风会象刀似的刮着我们的脸，裂着我们的皮肤……但是我爱他们，我离开他们我的灵魂感到了寂寞！我缺乏那雪原制造出来的空气，我的肺脏一天一天地感到麻痹了！一天一天地减低了伸缩的机能！我不爱这江南的春天，虽然全说它有诗一般的美丽。但是：

我没有家了！

二

这里集合了十几篇短文和几十首诗。短文，自己看来大致还通顺，虽然内容很不整齐，实际在我过去的的生活也就是这样的不

整齐。至于诗呢，凡是我所熟识的朋友们，全说不高明，而我自己却很爱它们。即使再不高明些，恐怕自己也没有断然舍弃的魄力。——如果不爱它，现在也就不把它编印出来了：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别人的财力和时间。在一个人过度爱惜自己的什么时，往往会丧却了理性，变成一条自私的虫子。

我也曾写过几篇小说。平常把自己的小说从头读一遍，这是很少有的事。可是每当一翻书筐子，只要遇到抄录这诗的册子时，常常要把开书筐子寻找什么东西的主题忘掉了。起始是读一两句，一首、两首……这样总是把所有全部读完才能罢休，才能记忆起自己是在准备要干什么。

“我的诗怎样？”我也常常这样问人，而被问的无论女人或男人，总是没有什么确定的回答，只是头摇一摇，嘴角闭得很严紧地笑一笑；有的连头也不摇，只笑笑就完了，我也只是笑笑就完了，自己并不生气。

三

如今零零碎碎我又把它们抄了一遍。

在编起这集子时，虽然也犯了不仅几次的踌躇，觉得怪羞答答！可是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不要害羞自己的儿时……”于是就编它起来。这里所收的大都是不高明的情诗，花儿草儿当所不免。另外虽然也有些不尽是“给姑娘们”的，不过大多数还是为自己而写下的，我没有什么理由来掩饰这。如果企图漂亮点说，就算作过去自己生活的一点脚迹。此外也还有一些短文和诗，那不便收在这里了，也不必收在这里了。

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以前，无论是短文或诗，全是在“王道”

治下的“满洲国”写下的，随便刊在一些报纸中。六月以后便是在青岛和上海写下的，也是随便刊在一些刊物中。无论在“王道”治下的“满洲国”，还是在祖国，惭愧得很！一检点自己的短文和诗的内容，并没有什么长进！虽然这相距已经快两个年头了。

前面说过：我不爱这美丽的有诗意的江南的春天。……

一九三六、四、六、夜

上 海

目 录

序.....	(1)
--------	-------

散 文

绿叶的故事.....	(1)
药.....	(7)
给朋友们.....	(11)
好美丽的地方.....	(13)
消息.....	(14)
为了活.....	(16)
一只小羊.....	(18)
大连丸上.....	(24)
十月.....	(29)
“死魂灵”	(36)

诗

白的羔羊.....	(40)
将睡着的心儿.....	(43)
共同所有之外.....	(45)
留别.....	(47)
读诗.....	(51)
波头的落叶.....	(52)

爱之播种·····	(54)
蕉心·····	(56)
世界的未来·····	(60)
可怜的舌头·····	(63)
为了美丽·····	(66)
夜深时·····	(68)
咬紧颞骨·····	(70)
关于诗人的话·····	(72)
码头夫·····	(74)
无钱的犹太人·····	(77)
瘖哑了的三弦琴·····	(79)
葬曲·····	(81)
去年的春风里·····	(82)
你常常问我·····	(83)
待醉一回吧? ·····	(84)
祷告·····	(85)
怅望·····	(87)
鞭挞我自己·····	(89)
心·····	(90)
好轻松的·····	(91)
秋叶·····	(94)
我家在满洲·····	(95)
一只不祥的鸟儿·····	(96)

绿叶的故事

偶然偷到了一片绿叶，叶虽然是一片，偷虽是偶然一次，这毕竟也是偷。无论在法律上要受到应得的处分；就是人们——君子一类的——所谓不苟取的道德原则上，也要受到不可饶的“细人无行”罪。

所幸被偷的物主没获得我；又幸我不是个什么君子，君子们的道德原则就用不着我来遵守了。这片绿叶无疑是偷得很安全：既不受法律上的制裁，也没良心上的愧悔，那绿叶就如我自己的一样，现在是被我钉在了自己屋中的墙壁上。枯干了的原先那一片，我掀它下来，抛向屋的一个角落：它老了，枯了，没了湛绿的颜色了……虽然原先我也曾爱过它，如现在的这片一样，现在它却要去作我烧饭的燃料。

“这片绿叶你从那里得到的？——是这样的绿啊！”

她说，赞叹着，脸上跳跃着孩子似的欢欣……一只手臂勾紧我的脖子，另一只手还在频频地指点着，挥动着。……

“这样湛绿的叶能拾到吗？”

“偷的？——”

她的眼射着我的眼，这却使我不好意思承认下来了。我说：

“让你是个乖家伙吧……就算是……”

“就算？”她嘻笑着说：“我记得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家里没有这样树么……有，叶子也决不能够这样绿啊！除开偷……大路上那里会拾到……”

她嫌我钉的地位不好，又自己动手将那叶子掀下来重新拭抹了一遍，而后又将四围的墙审视了一刻，才钉上了。而位置仍是我原先钉过的地方，也就是被抛开那片准备作燃料的枯叶，曾占据过的地方。只是角度略改变了一点——起先是有着六十度的倾斜，现在近乎四十五度了。——那原有悬在的，用线连穿在一起三颗重叠着象征着心形的假珊瑚，也仍复被偎抱在那湛绿的叶心中间，她才又回归到我的身边并立着说：

“你看……那绿湛湛的叶，偎抱着三颗被连结的心，红莹莹的心，该是怎样美呀！”

“是的，真美！——三颗心全是誰的呢？”

“怎么……你故意地挑皮吗？你？”

她好象在生气了，而又在笑，眯了我一眼接了说：“……一颗是我的……一颗是你的，另外的那颗是我们两个共同所有……也是人类共同所有……”

“哪颗是你的？哪颗是我的？又哪一颗是我们共同所有——全人类共同所有？……”

“就是在下面的那一颗……在我们两个并排着两颗的下面那一颗——是我们共同所有……全人类所有……”

“共同所有的一颗利己的心吗？吃人和杀人的心吗？还是偷和掠夺的心？不负责任的心吗？”

她不提防我又说出这些无味的渺茫的闲话来，愣愣地看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在我的脸中间常是不驯顺地踮踞着，这时也许特别在抽动。

“你常是这样小题大作……发一些感慨和议论……自己不觉
得无聊么？”她沉静着脸色说。

“是……尽说这些废话……实在无聊！——我们到公园去走
一走吧？”

她同意了我的提议。

草的气息嗅到了。甬路上冬天遗剩下来的落叶，早被园丁扫
堆在一起，焚成了灰烬。于今满铺了细沙，行在这细沙上面你不
必耽心你的鞋子，更不必耽心跌倒擦破你的鼻子。那沙里面所有
的石块，只要大一些或是有一些棱角的，早是被他们剔除净尽。
这所有的全是经过细孔的铁筛。这全是为了有闲的人们的幸福
而设的。

我们穿走着横横纵纵的甬路和木造的桥……。

狼和鸢鹰在铁闸里面试着它们的牙爪，有时是裂食着豢养人
们给与它们的肉，耕牛和挽马的肉！

池水更是显得干涸了。原因是松花江的水位低落了，这里也
就不能分流。

水面还在皱着可怜的波。……

有几颗特殊的树，它们自己已是装上了浅淡的绿叶。啊，绿
叶！但那叶却嫩薄得似乎要被春风吹裂开。

“看那绿叶。”

“那叶并不绿，只是嫩黄。”

“嫩黄一转变便是绿的。”

“啊呀，什么全会转变啊！无怪人们说：宇宙中的一切，全
在转变。”

我笑了。我笑她常是被孩子气充沛着。也许正因为她是个孩
子——虽然她已经不是孩子的年龄了——我才爱了她。

她拉着我的一只臂，一直跑上假山的一间亭子里。她的颊为了用力以后，变成绯红。喘息地眺看着远天。

“你看——”她指点着：“那些堆积的灰色的东西……云吗？”

“那是烟——”

“烟？”

“烟——”

“周围的……全是烟？”

“烟……烟，……”我漫然地看着那些从街市里浮起来的烟答应着。

由公园归家的途中，我们又看到了许多的绿叶，和我偷得的那片几乎是同样地绿，不过我的一片是小的，他们的比我却要阔大而肥长。“吉都良”饭店的门前，几家洋行的窗内，他们全有着整棵树整棵树的绿叶。他们的绿叶全是闪着油般的光亮。她附在我的耳底悄声说：

“是偷得这一家的吗？”

我捏了她手一下，同时我又摇了摇头。走了不多远，她又悄悄的说了：

“是这家的吗？”

我同样是捏了她一下手，摇一摇头。

就这样她竟问了我记不清是几次。起始我还是捏她的手，摇头笑复她，后来问得我不耐了，就如拖一个孩子那样，一直将她拖回家来。可是将一到在屋子里，还不待平均了呼吸，她又涎着脸色来问了。这次她似乎要哭，她说：

“你为什么不说给我，你是在哪里弄得的绿叶呢？”

“我自然会说给你的，这也值得要哭吗？”

我怕她真的也许哭了。她是我所爱的，我不应该没理由的苦了她。

当我将这段故事说完之后，她已是疲乏得在我的怀里睡去了。

故事是这样：

一天的下午，偶然遇到了朋友L，又偶然地一路去看一位新识的友人，友人是居住在一家旅馆的三层楼上。

友人外出了，当我们由楼上折下来，脚已经踏到了那涂着朱色、士敏土的第二段阶梯，复反的我又转上去才将这片绿叶——在干上生着最小的一片——摘下来。

我们谁也不说什么，按着所有的级碰走下楼来。直到离开那旅馆快近半里路的地方，我才悄悄的由外衣左面一个袋里，将它取出，在我们的面前幌了两幌，L和我互相的抛了一个获得加胜利的笑，又复放入衣袋里。我的手还紧扭着它的小柄，走着。

我们后面走着三个从学校归来的女人。

“你怎么作起贼来了？”

L嘻笑着高声的打趣我。我掉头看看那三个女人，已是快到了能听到我们说话距离，我加快地走了几步，L不知什么缘故，也跟着我加快了几步，我才向他说：

“你这人好不道德，怎么在大街上便揭别人的短处呢？——知道：这里的警察和侦探随处皆是啊！为了保护富人们和特权者的利益。”

“有道德的人就偷别人的绿叶吗？”

那三个女人的脚步很快的，又突进能听到我们说话的区域里来了，于是我们只好把谈话截断，相互地看着笑了笑。

成群成群的人，纷扰着在攀登他们所搭的电车。我们因为

这次人数太多，便走开来倚在车站旁边一所小花园的铁栏杆旁边，休息着连等待下次的电车。

绿叶，又出现在我的手中了，我反复反复摩抚着，察看着，后来竟忘形地送向自己的唇边，吻了一下。

“仅是那样一片小绿叶，——并且背面还有了疤痕——也值得这样珍爱么？噢！”

L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对人说话，常半存着妒意和轻渺的侮蔑。这次为的要使他失败，我又重复在那疤痕上深深地吻了几下说：

“疤痕吗？你轻蔑这疤痕？我却只爱这疤痕呢！它如果没有这疤痕，说不定我也许把它丢抛在大路上。”

第二次车停下了，我们各自攀登上了自己所要搭的车。

现在这赤光的心颗——三颗假珊瑚穿连成的——是静在的，被偎抱在那有着疤痕的，偷得来的小绿叶的怀抱里。

次日，在街头我看到一位少女，她是同样的拿着我偷得的那样一片绿叶，抵在嘴唇上，悄悄的走着自己的路。

一九三三、五、六

黄昏时候。